



THE  
MENTORING  
PROJECT

#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： 经历配偶离世的信心之路



ROBERT WOLGEMUTH

#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： 经历配偶离世的信心之路



**ROBERT WOLGEMUTH**

(罗伯特·沃尔默斯)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引言：欢迎来到.....         | 4  |
| 这艰难的冒险               |    |
| 第一部分：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..... | 5  |
| 第二部分：死亡的确定性和 .....   | 9  |
| 终结性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第三部分：预备迎接风暴 .....    | 15 |
| 第四部分：预备接受审判 .....    | 23 |
| 注释.....              | 30 |



# 引言：欢迎来到 这艰难的冒险

因为你读过这本指南的标题，也记得婚礼仪式中的这些话语，所以你知道接下来这些页面是关于什么的。

你可能已经经历过配偶的离世。或者因为他或她身患绝症，你即将跌入深渊。正因如此，你渴望知道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这段时光，既能让自己站稳脚跟，又能尊重你所爱的人。对吗？很好。很高兴你在这里。欢迎。

结婚近45年后，我安葬了我的妻子。如果你在2014年11月14日中午左右，身在奥兰多附近的菲利普斯博士公墓，细细聆听，当她的灵柩缓缓降入地下时，你会听到仿佛肌肤被撕裂的声音——撕裂的是我的。那份痛楚，超过我以往所经历的一切。

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几百码外的家，和几十位朋友打招呼，他们已经在那里，餐桌上摆满了食物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沉浸在与家人和挚爱朋友的交谈中，以此冲淡那一刻的悲伤，变得模糊不清。我记得那段时光很温馨，但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记忆甚少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太阳还没升上东方地平线，我就又回到墓园。一路上舒展我的腿脚，感觉不错。抵达时，我发现那里所堆满的鲜切花，现在已经开始枯萎，散发出一种异味。

“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该做什么？”我竟听到自己在轻声低语。

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当你继续阅读时，我很荣幸能与你一起参与这场无声的对话。我为那一刻做了哪些准备？接下来我又将如何应对？

# 1

##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

### **我们的婚礼誓言**

“跟着我说”，牧师庄重地说道：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”。新郎新娘照做，重复着这句誓言。

多年来，作为经历过这段婚姻甚至配偶离世的过来人，仪式上当我身处人群中的那一刻我竟然会心一笑。并非愤世嫉俗，而是真心共情。通常，站在亲朋好友面前的这对男女都年轻力壮，充满活力，充满热情。他们正处于健康的巅峰时期。死亡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——这种事在他们心中遥不可及。

但是，如今你比那些新婚夫妇年纪稍大一些，你可能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甚至可能和你的配偶讨论过。总有一天，你和你的配偶都会死去。

唯一未知的，是谁会先走，以及什么时候走？

你也知道，这确实会发生。这样的事确实会发生。丈夫会离世；妻子会离世。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配偶常常就坐在旁边，却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

### **“恶心”**

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，多年前，我的女儿们教会了我“yucky”（恶心）这个词。比如邻居家的狗被飞驰的汽车撞到，或在光滑的厨房台面上发现黏糊糊的东西时，她们就会这么说。面对压力时，男孩们会发出各种嘴里的声音，或者用拳头打弟弟的胳膊；女孩则会变得傻乎乎的，或者说出类似这样的话。

死亡是真实的，你或你的配偶终将死去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“yucky”（恶心）。

这是我的故事，通过这本实践指南，我有机会讲述我结婚近45年的妻子身上发生的事情。以及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。本书旨在鼓励你为这一种痛苦的可能

性做好准备。

### 没有新事

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的前两章，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面。在某些情况下……非常好。但到了第三章，一切都变了。在创世记的其余部分，我们发现糟糕——“恶心”——的样子。在某些情况下，*非常*糟糕。真“恶心”。

亚当和夏娃的悖逆导致这些可怕的后果之一，那就是死亡。在那之前，一切都没有死。万物生生不息，并将永远生存下去。各种大小形状的花草动物，包括长颈鹿和毛毛虫。起初，人类没有生命期限。后来，他们违背神的旨意，神颁布一项可怕的法令，最终一切都将灭亡。

“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”。（创 3:19）

神这番指示中最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，“你”这个词并非只传达给亚当。代词是复数。我们都在其中——你和我。此外，我们曾经爱过的人，现在爱的人，以及明天将要爱的人，都在其中。而且，多亏亚当，死亡的过程始于我们赤身裸体的初生婴儿吸进第一口空气的那一刻。就像一个被翻转的沙漏，上面的沙子开始从中间的缝隙中流淌下来。沙漏不可能再翻过来。我们走在一条单行道上。而且，就像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少女都会说的那样，这太“恶心”了。真的。

除了伊甸园，在整本圣经和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中，关于死亡的记载还有很多。

例如，约伯在深陷绝望时，确认了这一点：“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”（约伯记 14:1-2）。

花“不能长存”。这真是一个绝妙且恰如其分的死亡隐喻，不是吗？

即使在大卫最受喜爱、最优雅的诗篇中，他也预设了生命的终结。在这首“牧者诗篇”中，他并没有用“万一”或“也许”来开启这个主题，而是用“虽然”来开启这个死亡短语。仿佛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——因为根本就没有选择。

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……”（诗 23:4）

所以，正如我所说，由于死亡不可避免，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愚蠢、反抗、短视地悖逆神，并由此造成的后果之后，圣经中记载了男男女女死亡的故事。

从这些记载中，你我都能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。以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。

### **大家都围过来**

雅各——也被称为“以色列”——是一位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。他的一生经历堪比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。这位虚弱的族长再也看不见了，便叫来他的儿子约瑟和两个孙子以法莲和玛拿西。雅各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对他们说了一番话。约瑟在他垂死的父亲面前深深鞠躬。何等温馨的场景啊。

雅各祝福约瑟说：“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于这两个童子。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，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”（创 48:15-16）。

于是，雅各召集他的十二个儿子，谁知道还会有谁加入他们呢？雅各的任务就是像对待约瑟和他的儿子们一样，教导他们，祝福他们。

“雅各嘱咐众子已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到列祖那里去了”。（创 49:33）

尽管这些话写于几千年前，但当你我深思时，它们依然意义非凡。雅各虽然年事已高，却依然充满活力，足以与他的孩子们交谈。然后，他躺下，蜷缩成一团，离世。

### **你先请——谁先走？**

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，你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或许会让你深感不安。我理解。事实上，或许是出于对我自己死亡的一种预感，我几乎在做每件事时都一直小心翼翼。你或许不同，会全然投身于生活，将审慎抛诸脑后。跳伞、攀岩和高速摩托车或许是你世界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很好。但我不是。

我这种与生俱来的对危险和死亡的焦虑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重度恐高症。虽然我知道心脏病是世界头号死因，但摔倒也排在第二位。对于像我这样超过五十岁的人来说，尤其如此。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找到了这个事实。如果你不确定“摔倒”是什么意思，美国政府官方已经用一句话解释了它：<sup>1</sup> “摔倒是指一个人不经意间摔倒在地面、地板或其他较低高度的事件。”<sup>2</sup>

这正是我恐高的原因。正是因为担心摔倒——以及因为“不经意间摔倒”<sup>3</sup>而丧命——才让我心里发怵，哪怕只是想到自己站在十二英尺高的伸缩梯顶端，或者沿着深谷边缘的狭窄山路徒步。我甚至会在开车经过高耸的悬索桥时，也

会切到内侧车道。小心总没错，对吧？

如果你是一名治疗师，或者在大学里学过《心理学入门》（因此自认为可以给别人提提建议），你可能会考虑为我的恐惧症进行干预。我想象着走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毫无防备地坐满了我的朋友，他们聚集在此，目的就是帮助我面对，或许，克服我的恐高症。房间中央摆着一架8英尺高的人字梯。

发言人告诉我，这项干预措施的目的是帮助我应对，甚至克服恐高症。然后，他让我爬到倒数第二级（上面贴着一张贴纸，警告我不要踩到最上面的一级），我的朋友们则在一旁看着，试图鼓励我。

有点滑稽，对吧？

既然在很多情况下，坠落就意味着死亡，那如果我那令人麻痹的恐惧症不是对高处的焦虑，而是死亡呢？如果死亡的想法让我感到恐惧呢？不出所料，就像“恐高症”是唯一一个定义恐高症的词一样，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也有一个名字：死亡恐惧症。

也许接下来几页的内容会对缓解这种恐惧有所帮助。

### **讨论与反思：**

1. 你会如何描述你对死亡的看法？你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吗？
2. 阅读希伯来书 2:14-16。基督的工作应该如何影响我们对死亡的感受和想法？



## 2

# 死亡的确定性和终结性

*是的，他死了*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。

当时我只有十岁或十一岁。我们全家每年都会前往印第安纳州的维诺纳湖，那是一次朝圣之旅，我父亲在那里参加“青年归主协会”（Youth for Christ）的年会。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都是这个机构的一位执行干事。

这个位于印第安纳州中北部的小镇拥有一个举世闻名的会议中心——这也是我们去那里的原因——还有一个湖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学会了游泳，尽管并非出于自愿。

站在从岸边伸向水面的长堤上，我的大哥觉得现在是教我游泳的好时机。注意，我并没有说教我怎么游泳。他只是把我推入了没过我头顶的水中，心想这绝望的恐惧时刻足以让我学会游泳。谢天谢地——为了我子孙后代——他是对的。在那惊险的事件中，伴随着随之而来的汩汩声和溅射声，我浮出了水面，游了起来。

大约就在那时，我在湖边的那天，目击了一位已婚学生的死亡。他来镇上是为了就读伯特利神学院。而那竟是他在这世的最后一天。我记得的，是他惊慌失措的妻子在我上游泳课的湖对岸码头上大声呼救，男人们冲到他没能再浮出水面的地方，几分钟后，把他的尸体从水里打捞出来。我也跑过去想看个究竟。

那时，除了医生，没有人听说过心肺复苏术（CPR），也不知道这三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。于是，他们把他面朝上放在码头上，我站在安全距离外，凝视着他的尸体。他的妻子惊慌失措，但没有人试图抢救他。我们听到警笛声朝我们这边传来。我竭力想看清一切，看着那个男人日渐灰白的身影，就在几分钟前，他还和我们那天在湖边的其他人一样，和朋友们嬉戏嬉闹。我离他很近，

看得见他的眼睛仿佛睁着。事实上，这段经历萦绕了我许久。

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，我见过不少尸体。大多是在殡仪馆，尸体被妥善装扮、梳理、塑形和化妆，以掩盖他们凹陷面容的真实颜色和形状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终究是死人了。

### **是的，她死了**

当我受邀撰写这本实践指南时，我并没有刻意追求，也没有享受其中的乐趣，更没有炫耀过什么。实际上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，我之所以能踏上这趟旅程，是因为我目睹了妻子的离世。

2014年10月下旬，与我相伴近45年的配偶过世了——或者用我一直以来更喜欢的说法，“回天家了”。

2014年10月，我的女儿米西和朱莉（当时分别为43岁和40岁）和我一起坐在鲍比租来的病床旁，那张病床突兀地摆放在我们客厅的中央。我们忠诚的临终关怀护士伊妮德也在那里。在我妻子去世前大约十五分钟，她才来过我家。伊妮德给鲍比量了血压。血压很低。然后，她试着用拇指按在鲍比的手腕背面，测脉搏。起初，伊妮德告诉我们脉搏很微弱。后来她告诉我们，没有脉搏了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，是因为鲍比自己就问了她。

“你感觉不到脉搏了，对吧？”鲍比问道。

“对，鲍比女士，感觉不到了。”

然后鲍比要求把她病床的床头放低，这样整个床就平了。然后她翻身向我，伸出手，双手抓住我的衬衫，把我的脸拉到离她只有几英寸的地方，清晰地说，“我非常爱你”——就像1967年我们坠入爱河时她说的一样清晰。她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

“她走了吗？”米西问护士，语气中与其说是惊慌，不如说是坚定。

“是的，”伊妮德平静地回答。

我伸手抚向鲍比的脸庞，轻轻地为她合上了眼睑，因为就像维诺纳湖溺水的人一样，她自己没能合上双眼。

然后我在病床边坐了几分钟，看着鲍比的身体慢慢变成灰色，接着，摸起来凉凉的，然后，变得冰冷。

我打电话通知殡仪馆后，两位工作人员带着裹尸袋，推着带轮担架赶到了。我和女儿们先从客厅走开，他们将她从病床上抬起来，把我妻子的遗体放了进去，拉链几乎拉到了最上面。他们把尸体装上担架车，然后叫我们过来，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好了。我们和他们，还有曾经活力四射的妻子，一起来到家的门厅。他们只留下鲍比的脸庞在几乎拉上的拉链上方露出来。那几位男士体贴地退到一旁。

米西、朱莉和我握着彼此的手。围着载着她——我已故的妻子、她们已故的母亲——的担架车站成一圈。我们唱起了一首曾经唱过的歌……哦，也许唱过一千遍了，无论是我们中的一个人要出行，返校，还是家里的聚会快结束时。鲍比还是个小女孩时，在马里兰州的河谷牧场学会了这首歌。

*再见，我们的神在看顾你。*

*再见，他的怜悯在你前面。*

*再见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*

*再见，愿神保佑你。<sup>4</sup>*

唱完歌后，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感恩祷告，为这位女士的生命、爱、信仰和美丽献上感谢。我向那两位男士点了点头，这是他们行动的信号，他们便拉上了裹尸袋的拉链，遮住了鲍比的脸庞，然后把她从前厅推到他们的灵车上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唱过这首歌。它太神圣了，我不愿在任何其他场合重复。

1970年我们结婚时，鲍比年仅20岁，而我则年长些，22岁。尽管“直到死亡”这句誓词是我们传统婚礼誓言的一部分，但它却是我们当时脑海里最遥远的一件事。

在接下来的45年里，鲍比多次告诉我，她想“先走”。我总是婉言回避。眼前还有大半生要过，谁愿意谈论死亡呢？我可不想。但如今，我不得不直面鲍比愿望成真的现实。她先走了。我成了鳏夫。米西和朱莉还年轻，却要在没有母亲的陪伴下继续她们的人生。

### **鲍比进医院**

就像每年全球各地的许多人一样，她在64岁时被癌症夺走了生命。这场疾病带给我们的旅程始于2012年，我们当时住在奥兰多，去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家

女性的肿瘤诊所就诊。当鲍比、朱莉和我第一次从二楼的电梯走下时，候诊室——安静得像停尸房一样——零零散散地坐着许多女性。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玩智能手机，有的在和坐在一旁的丈夫轻声聊天。其他人则独自一人，无所事事。几乎所有人都秃顶。有几个人光着头，戴着围巾或毛线编织的帽子。

我希望能够不受语言限制地描述那天的感受，但我无法描述。那种感受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，直到轮到我为止。就这样，这次二楼之行，开启了一段长达30个月的旅程，终结于那个寒冷的十月，我们唱起了《再见》这首歌。鲍比一直是位不折不扣的勇士。我也尝试如此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做到了。

我想在这本实地指南中说的是，与妻子一起走过死亡之门的经历，几乎消除了我对死亡的恐惧。这主要是因为，在被诊断出患有四期卵巢癌后，鲍比对死亡必然性所抱持的非凡态度。

虽然我非常感激自己现在还活着，但鲍比向我展示了如何在临终时不向她在顺境中信赖的神挥舞拳头。尽管她经历种种有失尊严的煎熬，但有我在她身边，她毫无怨言。

我告诉过别人，鲍比从未抗议过，哪怕是在化疗和一项临床试验带来可怕副作用的时候——那些副作用让她感觉自己快要冻死了，即便身处佛罗里达炎热的夏季。他们一脸困惑的表情暴露了他们的心思：他们在怀疑我是不是在夸大其词。我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她没有呜咽，即便是弓着身子趴在马桶上，吐出胃里仅存的那点微薄营养时，也没有抱怨。她吐完后，会挣扎着站了起来，然后露出笑容。哦，还会感谢我陪在她身边。

正是因为我妻子临终的鲜活榜样，我才决定去拥抱我在这里与你们分享的一切。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踏上这场关于死亡的实地指南之旅——关于你配偶的离世，终有一天，也是你自己的离世。

## **轮到我了**

我一直只是鲍比冒险之旅的旁观者，如今，短短几年后，我终于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了。

2020年1月，我去看了一位皮肤科医生，他检查我右耳垂上一个“像痘痘一样的小东西”。有谁会担心长在那块柔软、垂在耳下的肉上的小东西呢？

多亏了神奇的局部麻醉，切除过程毫无痛感，那块组织很快就被送去了实验室。一周后，我和南希准备飞往拉丁美洲参加她主持的一个会议。我的医生打电话

过来，递上报告。她对所谓的外交辞令、人情世故和临床礼仪一窍不通，所以开门见山。她的诊断直截了当。

“罗伯特，你得了黑色素瘤。”

我的思绪立刻回到奥兰多的安德森癌症中心。我正和女儿以及已故妻子的外科医生坐在诊室里，听到有人说：“你妻子当时是卵巢癌四期”。

现在，到我了。

幸运的是，我有一条路可走……那就是鲍比开辟的那条路。癌症加上慷慨的恩典。

于是，电话来了。我得了癌症。南希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，收集会议的笔记和材料，所以我没有告诉她接到电话的事……也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达拉斯-沃斯堡国际机场（DFW）这个庞然大物里闲逛，等待飞往墨西哥的航班。

“我的医生昨天打来电话了”，我说。南希笑了笑，然后愣住了。“昨天，皮肤科医生打来电话”，我重复道，深吸一口气。“我得了黑色素瘤”。

记住，这是2020年，整个世界即将失控。

在那之前，“疫情”并不是个常听见的词。但之后，它却占据了所有新闻头条。因此，我的癌症加剧了新冠疫情给我和南希带来的焦虑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90天后，为了阻止黑色素瘤扩散，我做了切除下三分之一耳朵的手术，随后又被诊断出另一种完全不相关的癌症。

两个月后，手术仍在恢复期，我正在椭圆机上锻炼。在这个装置上锻炼了不到五分钟，我的呼吸突然变得异常急促。“我怎么了？”我大声问道。

于是，就像一个想要加大油门“排出积碳”的人一样，我继续加速前进。然后，没有用。我仍然喘不过气来。

我打电话给我的全科医生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。遵照他的嘱咐，我赶紧去当地医院抽血。不到两个小时，多亏可以在线查看检测结果，我得知我的红细胞数量低得危险。医生再次嘱咐我回医院——确切地说，是去急诊室。接下来，

我输了几次健康血浆，住了一夜，又看了好几趟医生，然后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：我得了淋巴瘤。

现在，得了新癌症，就该化疗了。一袋袋毒药连接到我胸口的一个输液端口上，试图在不杀死宿主——也就是我自己——的情况下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

但穿越这片可怕森林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干净。我已故的妻子已向我展示了该如何走这条路。所以，尽管我自己被诊断出癌症——还是两次——我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得到了一个难忘的教训，也就是看着我的妻子日复一日地面对死亡。

**讨论与反思：**

1. 你失去过亲人吗？主是如何在那段日子里扶持你的？你从中学到了什么？
2. 你目睹过其他人忠心地经历失去吗？你从中得到什么教训？

# 3

## 预备迎接风暴

我在阳光之州生活了十七年，我对天气预报里那个旋转的飓风图标再熟悉不过。住在美国北方的人，看着电脑上这个旋转的小红色图标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但当你生活在飓风的路径上时，你就不止这样看了，而是心惊胆战。

当你的挚爱被诊断出患有绝症时，就像一个旋转的飓风正朝着你家附近袭来，情况非常严重。

我能不能跟你讲讲，生活在鲍比飓风“路径”上究竟是什么样子？你能从我的经历中学到什么？如果你和我正坐在你们最喜欢的地方喝咖啡，而你刚刚发现你的配偶病得很重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我会建议你——就像为飓风做好准备一样：

### 1. *用祷告来守护你的旅程。*

我和鲍比于1970年结婚。在华盛顿特区温馨的海亚当斯酒店（**Hay Adams Hotel**）度过的第一个晚上，我送给她一条心形项链，承诺我们的生活将充满祷告。我们坐在床边，共同立下誓言，当遇到困难时，我们会主动邀请主介入其中。在差不多45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。

如果你已婚，即使你们身体健康，我鼓励你和你的配偶一起祷告。这不需要像宣教禾场那样冗长、面面俱到的代祷清单（尽管这很重要），可以只是表达你对天父的感激之情，感谢他的良善、他的供应和他的怜悯。以及你配偶这份礼物。

你配偶患病的这段时间注定充满挑战——还有什么比天父的介入和陪伴更能让你勇敢面对呢？这会对你们——你们俩——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2. *少看新闻。*

“电视上没什么好东西”这句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。“压力”很可能就是用来形容你和你配偶的。你们都在处理从未面对过的事情。而且，如果你还没注意到，你的新闻推送里，无论是手机、电脑还是电视，都没有什么“好消息”。

你一直以自己消息灵通为荣，但医生的诊断结果出来后，或许是时候放下这些，勇敢地放下头条新闻，继续生活。你的配偶很可能会感激这份平静。

3. *放点音乐吧。*

我鼓励你找些声音来填满空气的空白。你知道的，在**YouTube**上，你能找到适合你配偶品味的美妙音乐。取代《今晚尽是糟心事》那种令人心碎的噪音，将会是真正能让你精神振奋的氛围。不错的主意，对吧？

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喜欢类似的音乐，就尽量常常播放。就在昨晚，我和妻子南希还在讨论如何度过这个夜晚。那是一个星期六。大学橄榄球比赛要么已经结束，要不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。新闻总是千篇一律。于是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打开**YouTube**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们沉浸在我们喜爱的音乐中。虽然目前我们俩都身体健康，但这是一段甜蜜的、振奋人心、增进感情的时光。就像往银行里存钱，你懂我的意思吧。

在鲍比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，我和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因为她有一副好嗓子，而且我也会和声，所以我们会一起唱歌。当我们的子孙来探望我们时，我们也会一起唱歌。其实，我的电脑里就存着一段视频，是鲍比和我们的孙女艾比合唱《耶稣已付清一切》(**Jesus Paid It All**)。<sup>5</sup> 那是在她去世前几周拍的。

4. *更多地倚靠教会。*

神的殿和你配偶接受治疗的医院或诊所一样重要。事实上，教会更重要。就像成群的乌鸦扑向六月虫一样，当信徒们提出“祷告请求”时，他们总是会积极反应，一呼百应。你在这个阶段最不愿面对的，就是不知是否有人关心。总的来说，基督徒很擅长关怀人。

化疗开始后，鲍比那头漂亮的浅金色头发掉光了，她开始犹豫是否要去教会。我期待她得到满满的爱与支持，于是鼓励她，即便光着头，也跟我一起去。我们的教会没有让人失望。你们的教会也不会。



5. *为你正在受苦的配偶，找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小组。*

这和前一条是孪生建议。让你的配偶周围都是同性朋友。虽然鲍比起初不太情愿答应这件事，但她还是先报名参加，然后又带领了大约二十位女性的查经小组。这成了我们俩的生命线。

当鲍比在高空的秋千上剧烈摇摆时，这些朋友就像一张安全网。她们的话语、她们的卡片、她们的祷告，都是无价的。

在这里，让我说一些关于朋友和探访的重要事项。有些访客令人鼓舞，而另一些，坦白说，却有害。你正式成为护城河里的鳄鱼，有时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责任。<sup>6</sup> 有一次，当鲍比快要离开时，她告诉我，每次有一位访客来访，她都心情低落。于是，我尽可能委婉地——不在鲍比面前——请求这位访客以后不要再来。尽管这次谈话对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来说非常伤人，但我必须把任何关系上的顾虑放在一边。我是守门人，鲍比的安慰是首要任务。你也必须如此。

6. *让你的亲朋好友知道最新情况。*

在鲍比患癌的那几个月里，我给朋友们发了很多电子邮件。<sup>7</sup> 这些邮件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都能感受到主的慈爱，以及鲍比在这几个月里的信心和见证。在她去世前不到一年，我写信给我们的朋友们：“我们教会的姊妹们真的就像家人一样。她们是耶稣慈爱的手和脚，是煮汤送饭的人，是祷告伙伴，她们在每一个转折点都献上时间和关怀的礼物。我们一直为神子民的恩慈而深受感动。”

当你主动并定期向你的人际网络报信，就能有效减少那些出于好奇却铺天盖地的询问，否则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你分心和沮丧的根源。

7. *但要避免信息过载（TMI）。*

虽然你在更新信息时可能很想透露检查、扫描和治疗的细节，但务必谨慎。没错，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信息是让每个人充分了解情况是必需的，但总的来说，你圈子里的人不需要这些可怕的细节。他们需要的是有关你所爱之人的信息，这些信息会给他们带来鼓励。作为沟通者，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；要谨慎地保护这些信息，即便是令人不安的医疗消息，也要妥善处理。

8. *寻找欢笑的理由。*

这段旅程真的没什么好笑的，所以你必须自己找乐子。欢笑是你最初坠入爱河的原因之一，即使现在有很多理由让你严肃起来，也请尽力保持微笑。

也许我们在鲍比生病时分享的一些幽默实际上有点阴暗，但我们仍然笑了。例如，其中一位临终关怀医生完全没有“床边礼仪”可言，就算他曾经有过，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他每次进家门，都懒得跟鲍比打个招呼，或者问一句“你今天好吗？”他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就问：“按1到10的量表，你的疼痛程度是多少？”

每次他离开后，鲍比都会叫他“死神医生”。她第一次这么叫他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尴尬。后来，这成了幽默的切入点。

另一个有趣的时刻是，有一次我对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你走了之后，我真的会想你的。”大家对这句话的预期反应肯定是：“谢谢，我也会想你的。”但她没有这么说。我得到的只是淡淡的微笑，然后是沉默。这显然是因为她知道，当她在天国时，她不会真的想我。对我来说，这完全没问题。我们同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并为此开怀大笑。

#### 9. *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。每一天。*

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对我而言非常重要，希望有一天对你也一样，所以我会花一些宝贵的时间在这一点上。

鲍比是一位勤奋的圣经学习者。每天清晨，在天色还昏暗的时分，她都会坐在那把红色的椅子上，把圣经摊开放在腿上。我一直很钦佩她这一点，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基督教书籍的作者和主日学老师，但我却默默地把这件事交给了她。我想，她会负责好这部分的。

在80年代的某个时候，我们从芝加哥市中心一位做家具生意的朋友那里买了一把高背椅。最初，椅子的外罩是亮黄色的布料（鲍比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），它的第一个家是我们位于伊利诺伊州日内瓦的客厅。鲍比喜欢每天坐在那安静的地方读圣经和祷告，以此来开始新的一天。她把这椅子称为她清晨的“祭坛”。

2000年，我们决定搬到“阳光之州”时，这把椅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搬了过去。由于黄色和我们新的装修风格不搭，鲍比请了一位室内装潢师给它换了新装。她最终选择红色，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，她每天大清早都会在这里度过。



鲍比本身就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，有一天，  
她决定画一幅她那把椅子的画像。

我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每天早上我去楼上书房的路上都会碰到她。我会习惯性、友好地低声说一声“早上好”，然后上楼走到电脑前，开始新的一天。尽管我完全接受妻子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默想和祷告，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要回复邮件、安排日程、浏览文章、给客户打电话、审阅提案、敲定合同。

聚会的时候，家里挤满了朋友，我偶尔会坐在那把红椅子上。但这是鲍比的椅子。当然，没有明文规定，但这是她坐着看书学习的地方。所以我通常会用其他家具，我也没意见。

鲍比的葬礼和安葬那天，我们家非常热闹。邻居们自愿准备午餐而我们家里挤满了邻居和亲戚。新老朋友来来往往，大家兴致勃勃地交谈。鲍比肯定会很高兴。我借鉴过去拜访过的名人家的经验，在红椅子的座位上系了一条丝带，从一只扶手系到另一只扶手。尽管那天下午座位很紧张，但没有人越过那条丝带。大家都知道这把红椅子的故事，所以用非言语的方式提醒来访者不要使用它，似乎是正确的做法。人们彬彬有礼地让椅子空着，只是发表评论，并优雅地遵守不成文的“感谢你没有坐在这里”的丝带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猛地惊醒。近四十五年来，我第一次单身，一个鳏夫。新的现实让我措手不及。但我揉了揉睡眠惺忪的双眼，知道我有一个任务。一个新的目

的地。鲍比的红椅子。我小心翼翼地，几乎是虔诚地，解下前一天聚会时还挂在那里的丝带，坐了下来。我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认罪道：“主啊，我一直是个懒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看着我的妻子在这里和你一起开始新的一天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深知这一刻的严肃性和我内心的决心。

我坐在红椅子上大声说道：“只要你还给我一口气，我愿意每天都和你一起开始。”鲍比那本破旧的《一年读经圣经》(The One-Year Bible)就放在旁边的小茶几上。我打开它，开始阅读11月15日那天的内容。在那个宁静的早晨，它是这样写的：

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稱頌的，  
從今時直到永遠！  
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  
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！（詩 113:2-3）

想象一下這些話語的力量：“從日出之地……”和“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”我將永遠感激神在清晨的寂靜中，以及此後的每個清晨，給予我的甜蜜提醒。至於我，無論是坐在書房舒適的棕色皮革躺椅上，還是旅行途中，坐在酒店房間里一張不起眼的椅子上，我日復一日在清晨與神同在的光光中所體驗到的平安和喜樂，是難以言喻的。

你的客廳或書房里可能沒有一把紅色的椅子。但你總有一個可以坐的地方。讓你的目光和心思——從自我以及世俗的煩惱和壓力中——轉到天上。擁抱那位渴望每天與你相見的慈愛神的奇妙。我真誠地希望我的故事能夠激勵你，並讓你立志開始與主相會，閱讀他的話語，並禱告。如果真的如此，你可以感謝那把老紅椅子，以及我忠心的亡妻，是她告訴我該如何使用它。

#### 10. 與你的配偶分享精選經文。

在鮑比回天家之前的兩個月，她告訴兩位女士，她希望我在她去世後做些什麼。其中一位是她的鄰居，另一位是她商業伙伴的妻子。“我去世後，”她告訴她們，“我希望羅伯特結婚。”然後她補充道，“我希望他娶南希·利·德莫斯（Nancy Leigh DeMoss）。”

我知道前半部分。我們討論過很多次。但直到她被主接走，那兩位女士告訴我她的心願後，我才明白。

於是，僅僅一年多之後，也就是2015年11月，我回應了鮑比的願望，娶了

南希。南希当时是一位单身女性，从小就被呼召全职事奉。

之前我提到过，我听到新婚夫妇背诵誓言，其中包括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”。你们应该还记得，我曾坦言，看到这些年轻人对人生的真相知之甚少，我会心一笑。但如今，我已67岁，准备再次说出这些话，那笑容却已不复存在。在我这个年纪，“直到死亡”对南希或我——尤其是我——来说，都是让人心生不安的事。

那么，现在“第二次”步入婚姻，我该如何祝福我的新娘呢？

一天清晨，一个想法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把每日读经的圣经放在腿上，正在阅读经文片段——诗篇、箴言、旧约和新约的段落。我心想，*我敢打赌，南希一定会被这些经文祝福。*于是我给她发了一些精选的经文。两段，也许三段，有时是四段跃然纸上的经文。短信发过去的时候，她还在睡觉，但我知道，只要她醒来，这些经文就会出现她面前。

南希刚一起床，一条充满喜悦和感激的短信就飞快地发了回来。这给我足够的动力，让我再次这样做。

截至撰写本文时，我们即将迎来九周年纪念日。据我估算，我已经给她发了超过一万条圣经经文。这感觉就像我妻子每天早上都坐在我身边一样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。

#### 11. 用口头和短信说“我爱你”。

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想给你打个比方。我不需要去问精算师就能解答这个问题：“谁会先离世，南希还是我？”

因为我比她大整整十岁，所以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弄清楚。

因此，就像她手机里“存”着的圣经经文一样，我尽我所能地填满她的爱杯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竭尽全力。我希望鼓励你在你们都还活着的时候，和你的配偶一起做这件事。那就是现在，对吧？这三个字简直就是魔法。告诉她。给她发短信。然后，周而复始。

### 讨论与反思：

1. 在这十一条建议中，你最需要努力实践哪一条，才能准备好与配偶一起忠

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

贞地共度苦难？

2. 在你面对的具体考验中，哪些建议容易做到？哪些建议难以持续践行？

## 4

# 预备接受审判

### **预备是好的**

你我一同走过这本实地指南，花了几个小时闲聊。我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话题，我真心希望这些内容在你服侍你那在艰难中挣扎的配偶时，能对你有所帮助。

无论你年纪多大，你我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多久就要冲过终点线。但就像高尔夫球手们在拥挤的球场上不浪费任何时间、随时准备击球一样，我最深切的希望是你我都能做到：做好准备。

回想一下你的学生时代。无论你要回到多久以前，是小学还是研究生院，初中还是高中。

当你走进教室，或是走向等待聆听你博士论文口头答辩的教授评审团时，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会感到平静。

相反，没有什么比没有准备好更让人恐慌的了。这是一种令人呼吸困难的恐惧。你脸上的汗水仿佛在呐喊：“我没做功课。我还没准备好。”

这是你盛装打扮，大步走进婚礼圣殿时的自信。或者，是做好充分准备后，坐下来参加商务会议时的自信。这场婚礼或会议并非悄无声息地降临。你提前了解了一切，并有足够的时间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。

60年代末，一位名叫拉里·诺曼（Larry Norman）的西海岸流行歌手/词曲作者创作了一首主题发人深省的歌曲。这首歌的背景是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根据圣经，这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。眨眼之间。

因此，为了契合这最后一章的主题，这首歌的名字被定为《真希望我们都已准备好》（I Wish We'd All Been Ready）。歌词中有这样几句：

一对夫妇在床上睡着  
她听到动静，转过头他不见了  
真希望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两个男人爬上山坡  
一个消失，另一个却依然站着  
真希望我们都已预备好<sup>9</sup>

就是这样。就像因为球场人满为患而加快打高尔夫球的速度，或者为应对空难做好准备一样，关键词是“准备”。

未来有两件事等着我们。这不是猜测，而是事实。我们别无选择。

第一件，无论在我们尚且在世之时，还是在此后，耶稣基督都要再临到地上。他要以复活、真实的身体显现——正如他当年在圣诞前夜降临一样。当时，他以一个无辜男婴的身份，出生于一对贫寒的夫妇之家。但这次不同。他不会是一个无助、依赖他人的新生儿，睡在马槽里粗糙的稻草上。不，他会更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：<sup>10</sup>

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（启示录 1:14-16）

花点时间，让我们慢慢回味这幅景象。约翰亲眼目睹这一切时，做了什么？他所做的，正是我们见到耶稣后也会做的。

“我一看见，就仆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”（启 1:17上）。

当我们俯伏在耶稣面前时，他会对我们做什么、说什么呢？“他用右手按着我，说：‘不要惧怕’”（启 1:17下）。

使徒保罗也提到了这种对救主的看法。他使用我们完全理解的词语：“就在一霎时”和“眨眼之间”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：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

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（林前 15:51-52）



或者，就如已故的约翰·马登（**John Madden**）所说，当一名后卫撞倒一名毫无防备、以至于无法传球的四分卫时，他会大喊：“砰！”

第二件肯定的事情是，你我都会死。就像鲍比一样，我们会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身体会变得灰白、冰冷。这结局可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疾病之后到来。对你和你所爱的人来说，这将不会是一个意外。

或者，也可能像我妻子南希的父亲亚瑟·德莫斯（**Arthur DeMoss**）那样。一个晴朗的周六早晨，当时还不是我岳父的亚瑟53岁，正和三个好友在网球场上，突发严重心脏病，心肌梗死，我渴望在天国见到他。医生说，在他的身体尚未重重摔落在硬质球场地面之前，他就已经离世了。

得益于科技的进步，在我撰写这份手稿期间，南希和我观看了她父亲1979年9月10日葬礼的DVD。当时，坐在前排的是我当时21岁的妻子，在她身旁的是她四十岁的母亲和六个年幼的兄弟姐妹。她八岁的妹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睡着了。

发言者中有知名的基督徒领袖，也有两位被德摩斯先生带领归向耶稣的人。每位发言人都肯定这位男士的言行和生命所作的不懈见证。尽管当时痛苦难当，他们都庆贺一个简单的事实：即便只有五十来岁的年纪，亚瑟·德莫斯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对此充满感激，也感激他。

无论你的死亡是突然的还是漫长，无论耶稣是在你被车撞或生病之前就再来，无论如何，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。只有一个。

你准备好了吗？

### **审判来了**

你可能年纪够大，还记得那档每周播出的喜剧综艺节目《罗文和马丁的笑料》（**Rowan and Martin's Laugh-In**）。它从1968年一直播出到1973年，其间涌现出许多崭露头角的搞笑明星，比如戴着军用头盔的亚特·约翰逊（**Arte Johnson**），他眯着眼睛，嘴唇翘起（而且说话口齿不清），经常重复的台词是“非常有趣”。还记得吗？

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在节目中听到的另一句话是小萨米·戴维斯（**Sammy Davis Jr.**）戴着白色假发、披着黑色法袍的那句台词“法官来了”。他大步走过我们的屏幕时，总是会说这句话。这总是能引人发笑。

但是，说到“我们准备好了吗？”圣经中关于死后我们将要面对的一个主题是，

我们将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他是最终的审判者。而这绝非说笑。

使徒保罗说：“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”（林后 5:10）。

这意味着——如果你能开始理解——当你我站在神面前时，我们可以说：“我们在你面前称义，如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。”这听起来可能很傲慢。但如果你接着问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答案是：“因为我称义的唯一义是耶稣基督的义。”<sup>11</sup>

因为耶稣，我们没有理由害怕这次审判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它。这岂不是极好的消息吗？

### 《天路历程》

我的母亲叫格蕾丝（Grace），是一位人如其名的女人，在我们小时候，经常给我和兄弟姐妹读《天路历程》。这本书寓言了一个名叫基督徒（Christian）的人，从出生到死亡——那座被人们尊崇的天国之城——的人生旅程。

虽然我承认，自己已经不记得母亲多年前读过的书里关于死亡的部分，但我还是翻阅了几句描述死亡的文字，它们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惊叹不已。

在抵达这座宏伟的城市之前，我们需要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。这条河让基督徒和他的朋友盼望感到畏惧，但他们还是勇敢地渡过这条河。

接着他们开始涉水，一下到河里，基督徒渐渐下沉，他向他的好伴侣喊着说，我在深水里沉下去了；波涛从我头上打过；他的波浪在我身上漫过……于是他的同伴说，别担心，我的兄弟；我碰到河底的，没有问题。”<sup>12</sup>

对我来说，“碰到底”的感觉就像乘坐飞机，在浓密的云层中接近着陆。窗外是一片白色的天地，然后白色中出现了一个缺口，下面露出陆地。我喜欢那种景象。那种感觉。

基督徒用脚感受着河底的沙土，这让他感到安全。他透过云层看到了陆地，这让他感到快乐。

那也可能是你、我和我们的配偶，朝着荣耀前进。安全地。

## 鲍比预备好了

在葬礼上向鲍比道别后的几个月，我写下了以下这段话，献给那些一直耐心、带着祷告一路陪伴我们的朋友。我和我的家人被倾注的爱与善意所包围。

——  
结束……最后的告别……以及感激 “……是出于耶和華諸般的慈愛，

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

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

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”（哀 3:23）

亲爱的家人和朋友：

自从我上次给你们写信以来，我们家经历了无数个“第一次”。感恩节、圣诞节、新年、情人节、三个孙辈的生日，还有我的生日。

很多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。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回答。事实上，在鲍比回天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我和朱莉通了电话。“当别人关心地问我们怎么样时，我们该说什么？”她问道。

我们讨论了一会儿，列出几个选项，最后只选定了一个词。这个词我们现在一直在反复说。

感恩。我们心存感恩。

对于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，这听起来很容易像是我们在拒绝面对现实。拒绝对鲍比离世这个痛苦的事实。我们怎么会这么天真？但这是事实。神的信实是确定无疑的，而且毋庸置疑。作为我们的牧者，他照顾他的子民。我们由衷地感恩。

鲍比刚被诊断出病情时，我们全家就下定决心……我们不会发怒，也不会害怕，我们把这当作一份礼物来接受，我们最高的目标是耶稣的名被高举。我们有没有为鲍比的康复祷告？有，我们祷告了。但是，一些我们深爱的朋友问我们，为什么不“宣告”她得医治。“像鲍比这样的人得医治，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？”他们会充满爱意地问道。

我们先为他们的关心致谢，然后我们回答说：“有时候，爱耶稣的人，身体上确实会得到医治。有时候，他们却没有。”

”于是，我们全家为此祷告。我们问主：“你的旨意是什么？”

他的回答清晰有力，不容置疑。而且，你知道吗，这答案直接来自他的话语。

“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耽延，其实不是耽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”（彼后 3:9）。

答案就在眼前。我们的答案。神的旨意是让迷失的人悔改并被“寻见”……正如弗朗西斯·汤普森（Francis Thompson）近一个世纪前所写，他们的心会被“天国猎犬”俘获。

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说，人们因为鲍比的癌症而被触动，在与耶稣同行中受到激励，这给我们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喜悦和人生的意义。

上周末，我的儿孙们从卡罗来纳州开车到奥兰多来帮我庆祝生日。他们此行的另一个任务，是帮我温柔而充满爱意地把鲍比的东西从家里清理出来。于是，她的衣橱空了，食品储藏室又恢复食品储藏室的样子，洗衣房兼画室也只是个洗衣房了。

然后，在一个阴雨寒冷的周六下午，我们驱车短行，去了墓地，鲍比的遗体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安息在那里。那一刻，我们感慨万千，心怀感激，也得以真正告别。

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忘记这位非凡的女性？我们的天父将她借给我们，让她做我们的妻子和母亲，陪伴我们度过44年零7个月。不会。但，正因为她坚决要求我们在她去世后“继续生活”，我们深吸了一口气……并且确实这样去做了。当然，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再次见到她。她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又是一个感恩的理由。

这三年里，你们倾注给我们的爱与关怀，远超我们的预期。你们的祷告一直托着我们。

所以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与我……与我们同在。也谢谢你们鼓励我们凭着信心迈出脚步，殷切等候主现在要赐给我们的引导。

*我们爱你。*

*罗伯特*

—

那么，我们为什么感恩呢？

因为，即使“再见”意味着我们无法再见到她，但在荣耀的彼岸，鲍比已经准备好了。

而我在自己离世之前的目标，也是同样预备好。当你的配偶迈出这一步时——以及有一天，当你也迈出这一步时。这就是我为你所作的祷告。<sup>13</sup>



## 注释

1. 纳税人的钱就用在了这里。
2. <https://www.who.int/news-room/fact-sheets/detail/falls>
3. 我们的官僚体系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很“酷”？
4. Wendell P. Loveless, copyright © 1938, Wheaton, Illinois, Hope Publishing.5.
5.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tmtM0hMGLk>
6. 这就是为什么鳄鱼看起来是那样。
7. CaringBridge.org能很好地帮助大家获取近况，并以“更有针对性”的方式祷告。
8. 喜剧演员蒂姆·霍金斯（Tim Hawkins）经常为我们带来欢笑。以下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家伙我最喜欢的一段即兴表演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1Xv10gHvPYo>
9. Larry Norman, copyright ©1969, all rights reserved.
10. 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看到的保险杠贴纸：“耶稣要回来了，伙计，他真的很生气。”
- 11.来自辛克莱·弗格森（Sinclair Ferguson）博士的信息。  
<https://www.ligonier.org/learn/qas/will-christians-answer-for-their-sins-in-judgment>
12. 约翰·班扬（John Bunyan），《天路历程》，1678 年首次出版。公共领域。
13. 部分内容改编自罗伯特·沃尔格穆斯（Robert Wolgemuth）的《终点线》。Copyright © 2023 by Robert Wolgemuth. Us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Christian Publishing.



罗伯特·沃尔默斯有两个成年女儿、五个孙辈，目前有两个曾孙。他在媒体行业拥有39年的工作经验，曾担任**Thomas Nelson**出版社的总裁，并创办了**Wolgemuth & Associates**，这是一家独家代理逾两百位作者作品的文学经纪公司。如今已正式退休，不再积极参与商业事务。但他仍是一名讲员和畅销书作家，著有二十多本书籍。

